

# 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山东省临朐县为例

张志元, 李东霖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通过运用山东省临朐县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以临朐县为代表的山东省内陆欠发达县份的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其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金融资源总量这一因素对县域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已与其实现了一种良性互动;但另一方面,薄弱的金融基础、落后的金融市场却限制了金融资源对于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金融资源“质”的作用远远小于其“量”的作用,直接融资、保险市场等的巨大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关键词:**金融资源;经济增长;县域经济;金融市场;金融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5)01-0009-09

## 一、引言

自秦始皇设置郡县以来,“县域”在两千多年中始终是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基本治理单位和统计单元。进入新世纪,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开始,尤其是在“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作为城乡经济结合点的县域经济已成为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人民政府为调控主体的,具有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县域总人口超过 9 亿,绝大部分土地、矿产、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分布在县域之内,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石与前提。而我国经济的龙头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实践经验也一次次验证了“县强市强、县强省强”的论断。对于县级行政区划众多的农业大省山东来讲,运行良好、富有活力的县域经济则更是实现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sup>[1]</sup>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确,金融以其跨越时空调动资源的能力与科学技术共同成为了现代经济最为强劲的驱动力量。自 Schumpeter<sup>[2]</sup>开始,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关注已有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不同流派、不同理论之间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但金融发展、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是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肯定的。笔者认为,县域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基础单元,其发

**收稿日期:**2014-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理论与路径选择研究”(12BJY163);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基于金融地理理论的山东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研究”(2009GG200100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山东省金融发展战略理论与路径选择研究”(14AWTJ01-2);“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计划-金融产业优化与区域发展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张志元,男,山东青州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资本运营与资本市场;李东霖,男,山东青州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资本运营与资本市场。

展与金融资源的配置必然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们所进行的关于金融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内学者已进行了卓有建树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研究当中,凡是能够运用计量工具与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的,大部分是基于省级及以上区域的数据而开展的,如胡彬彬<sup>[3]</sup>对于河南省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然而,在一个省份之内不同的县份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基础、政策倾斜及经济运行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就使得基于省域整体情况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对于具体县域或某些类型县域的针对性不足。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虽然是基于某些县域之具体情况而展开的,但它们大多是以纯粹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如刘书娟、杨志文和雷有林<sup>[4]</sup>对于河北灵寿县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虽然具有了更强的针对性,但由于缺乏对于实际数据所进行的科学计量,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普遍有限。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针对性与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本文选取山东省临朐县作为研究对象,以计量工具对于其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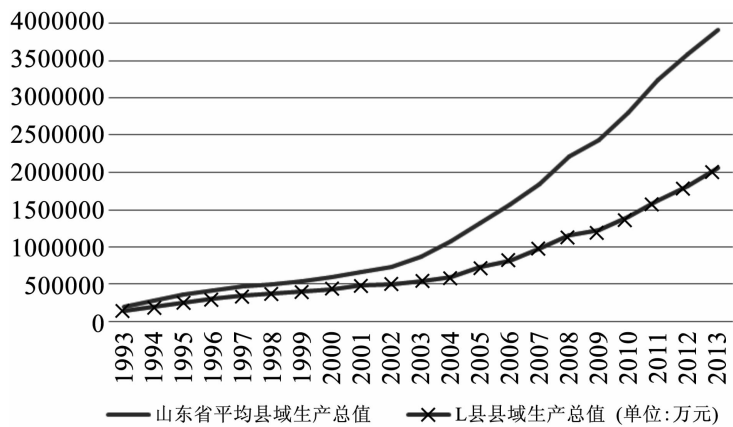


图1 近20年临朐县县域生产总值与山东省140个县级行政区划  
平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山东统计年鉴2013》。

临朐县位于山东半岛中部,以丘陵地形为主,矿产包括石灰岩、花岗岩等,人口80余万,拥有等级公路1100公里,境内有铁路通过,无临港、临空等交通优势,三次产业齐备但整体水平都不高,截至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二百余亿元;其自然、社会条件,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在山东省内陆欠发达县份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拟对该县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将相关结论推广到与其情况相近的省内其他县份,以期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与命题

开辟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道路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Goldsmith<sup>[5]</sup>。他将经济体中的金融工具、中介、市场及其互动关系定义为金融资源,提出了以金融相关率(FIR)为代表的用于对金融资源发展水平进行衡量的系列指标,并对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35个国家一百余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济与金融的平行关系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存在的。在这之后,麦金农和肖<sup>[6-7]</sup>、金和莱文<sup>[8-9]</sup>等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始于谈儒勇<sup>[10]</sup>,他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及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后,研究进

一步推进,金融资源指标的选择不断丰富,计量手段也更加先进,王志强和孙刚<sup>[11]</sup>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等多个方面选取指标,应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结论。田树喜、恽晓方和王毅<sup>[12]</sup>则分别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研究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了金融资源“量”的扩张对于经济增长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近几年来,从地域范围上来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细化,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增多,例如胡彬彬<sup>[3]</sup>等在省域层面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以上的研究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当中,伴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与关注范围的拓展,理论界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入和细化,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也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肯定。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临朐县来讲,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作用于该县县域经济发展:其一,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把大量原本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闲散资金吸纳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之中,提高了储蓄率,进而为本县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其二,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可以使本县所产生的储蓄、集中的资源更加充分地服务于本县的经济发展;其三,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一方面使得县域内更多产出率较高但投入相对较大的项目具备了运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使得该县金融体系对于风险的分散与转移能力得到加强,这将极大促进山区高附加值农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始终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对于该问题存在着三种认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为因,经济增长为果;经济增长为因,金融资源配置优化为果;两者互为因果。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运用计量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的来说,第三种看法,即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看法逐渐成为主流。如史永东、武志和甄红线<sup>[13]</sup>通过研究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胡彬彬<sup>[3]</sup>通过对于河南省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与金融市场化率是经济增长的单向原因而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开放程度则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上文已经提到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对于临朐县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此外,本文认为,临朐县经济增长也将对其自身的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起到积极作用。类似于临朐县的欠发达县份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往往存在着上存、转存、投资甚至金融机构撤出等形式的金融资源外流,这不仅引起县域资金紧张,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借贷等行为的扩张,进一步对区域内金融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反过来讲,该县经济的良好发展则可以为金融资源提供更多的用武之地,金融资源在自身逐利性的驱使下会自动地流向该县,具体表现可能是信贷、投资额的上涨以及金融机构在该县布点的增加,这又会进一步通过各种路径作用于县域经济增长,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两点研究命题:

命题 1: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将与该县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稳定的正向相关关系。

命题 2:临朐县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该县的经济增长存在的是双向因果关系。

### 三、变量及数据

为验证上一章节当中所提出的两个研究命题,本文拟从临朐县的县域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配置两个方面选取研究变量及相关数据。

关于经济增长的度量,在不同的文献当中出现了不同的指标,如周波<sup>[14]</sup>在其研究当中直接使用了 GDP 与 GDP 增长率,而周好文和钟永红<sup>[15]</sup>则采用了人均 GDP 指标,还有部分学者为使研究更加严谨使用了对研究主题解释力更强的指标,如李广众和陈平<sup>[16]</sup>等采用实际人均 GDP 作为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由于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县域经济总水平,因此直接选用临朐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研究变量,记为 *LGDP*。

关于金融资源的界定,国内最早做出系统论述的是白钦先<sup>[17]</sup>教授。在其所著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当中,白钦先教授提出了金融是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认为金融资源不仅包括货币资本等核心资源,还包括金融机构、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实体性中间资源以及由金融系统与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运行机制、运行状态构成的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笔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承袭了白钦先教授的思想,亦认为金融资源应包含有金融机构、市场、甚至法律法规等丰富的内容,但由于制度性金融资源指标较难衡量,加之制度、系统等宏观性金融资源的变化对于临朐县这样一个县级研究对象来讲基本属于外生的系统性变化,因此本文将所研究的金融资源界定为狭义的金融资源,即货币资本或资金,其包括债权资金、股票筹资金额、保费收入、外商直接投资等。

在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情况的考察上,考虑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既是一个金融资源总量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我们所选择的变量也就必须要同时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量”和“质”,故而,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变量:

金融资源总量( $LF$ )。根据在上文中提到的对金融资源的定义,参考胡彬彬<sup>[3]</sup>的研究方法,我们以临朐县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保费总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及股票筹资额之和代表该县金融资源总量。

金融市场化水平( $FMR$ )。金融市场化的程度越高,说明资本市场对金融风险分散能力越强,金融功能越完善。本文以保费总收入及股票筹资额之和与临朐县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金融市场化指标。

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 $LDR$ )。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当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占有主体地位,间接融资对大多数经济主体来讲仍然是正规融资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对于临朐县这样的欠发达县份来讲,发行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对于绝大部分企业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银行等金融中介对于资金的配置效率就成为了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这里选择金融机构存贷比作为研究变量。

金融开放水平( $FO$ )。对于金融开放水平的衡量目前存在多种方法,如以一个地区长期资本流动值与其生产总值之比表征,或以金融与资本项目与国际收支或  $GNP$  之比表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以临朐县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其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研究指标。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潍坊统计年鉴》及《临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时间跨度为 1996 年至 2012 年。为了提高数据在计量分析中的适用性我们对所取的变量数据进行了频率转换与对数处理,处理后分别记为  $\ln LGDP$ 、 $\ln LF$ 、 $\ln FMR$ 、 $\ln LDR$ 、 $\ln FO$ 。

四、实证检验

本文将通过实证的方式验证上文所提出的两个命题,针对命题 1 本文将选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法进行验证,针对命题 2 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验证。Johansen 协整检验必须在构建 VAR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将在进行协整检验与因果检验前先对  $\ln LGDP$ 、 $\ln LF$ 、 $\ln FMR$ 、 $\ln LDR$ 、 $\ln FO$  进行平稳性检验并构建 5 变量的 VAR 模型。

本文采用 ADF 检验法对于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其平稳性,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及其一阶差分、二阶差分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c,t,k)	ADF 值	各显著水平下 ADF 的临界值			结论
			1%	5%	10%	
$\ln LGDP$	(c,t,1)	-2.547901	-4.394309	-3.612199	-3.243079	非平稳
$\ln LF$	(c,t,0)	-2.427350	-4.374307	-3.603202	-3.238054	非平稳
$\ln FO$	(c,0,0)	-1.792449	-3.724070	-2.986225	-2.632604	非平稳
$\ln FMR$	(c,0,1)	-1.917747	-3.737853	-2.991878	-2.635542	非平稳
$\ln LDR$	(c,0,2)	-2.474172	-3.724070	-2.986225	-2.632604	非平稳

续表 1

变量	检验形式 (c,t,k)	ADF 值	各显著水平下 ADF 的临界值			结论
			1%	5%	10%	
DlnLGDP	(c,t,1)	-3.794490	-4.394309	-3.612199	-3.243079	平稳
DlnLF	(c,t,1)	-6.107299	-4.394309	-3.612199	-3.243079	平稳
DlnFO	(c,0,1)	-4.231694	-3.737853	-2.991878	-2.635542	平稳
DlnFMR	(c,0,1)	-3.337998	-3.737853	-2.991878	-2.635542	平稳
DlnLDR	(c,0,1)	-6.777357	-3.737853	-2.991878	-2.635542	平稳

注:表中 D 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 c,t,k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本文根据各变量序列的趋势图来判断 ADF 检验模型中是否需要带截距项或时间趋势,而滞后阶数值则是根据 AIC 和 SC 准则调整的结果,对于结果的判定本文以 5% 的显著水平为判断标准。

通过表 1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我们所要考察的变量之原序列即 lnLGDP、lnLF、lnFMR、lnLDR、lnFO 均为非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则均为平稳序列,据此可以判断本文所要考察的变量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由于上文当中已经提到的原因,本文在此先以 lnLGDP、lnLF、lnFMR、lnLDR、lnFO 五个变量建立 VAR 模型,得到:

$$V_t = (\ln LGDP_t, \ln LF_t, \ln FMR_t, \ln LDR_t, \ln FO_t)$$

(1)

对于该 VAR 模型的滞后期判断结果如表 2 所示(受制于有限的数据,滞后期仅可从 1、2 中选取),协整检验中滞后期起止点选择为 1、2。

表 2 滞后期判断结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2.86164	NA	3.05e-06	1.488470	1.733898	1.553582
1	106.1920	178.5805 *	1.27e-09	-6.349334	-4.876766 *	-5.958661
2	136.6006	32.94265	1.11e-09 *	-6.800050 *	-4.100344	-6.083817 *

注:“\*”指示依据判断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

以 VAR 模型为依托,本文对于 lnLGDP、lnLF、lnFMR、lnLDR、lnFO 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其结果如表 3 所示:迹检验表明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我们考察的 5 个变量中存在着 1 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根检验表明没有协整关系,故本文判定我们所考察的 5 个变量中有且仅有 1 个协整关系。据此,我们从 eviews 给出的检验结果中选择第一组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表示各之间的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3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 (Trace)			
Hypothesized No. of CE(s)	Eigenvalue	Max - Eigen Statistic	0.05 Critical Value
None *	0.952349	148.4913	69.81889
At most 1	0.817745	44.48293	47.85613
At most 2	0.527419	19.32894	29.79707
At most 3	0.458882	12.08938	15.49471
At most 4	0.092692	3.564662	3.841466
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 (Maximum Eigenvalue)			
None	0.952349	27.00837	33.87687
At most 1	0.817745	21.15400	27.58434
At most 2	0.527419	17.23955	21.13162
At most 3	0.458882	14.12472	14.26460
At most 4	0.092692	2.964662	3.841466

注:“\*”表示在 0.05 水平上拒绝假设。迹检验表明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最大特征根检验表明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没有协整关系。



表 4 变量间标准化协整系数

$\ln LGDP$	$\ln LF$	$\ln LDR$	$\ln FMR$	$\ln FO$
1.000000	0.835799	0.560818	-0.315447	0.056364
	(0.08554)	(0.11488)	(0.21814)	(0.00935)

由表 4,我们亦可写出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

$$\ln LGDP = 0.835799 \ln LF + 0.560818 \ln LDR - 0.315447 \ln FMR + 0.056364 \ln FO \tag{2}$$

由上式可以看出,临朐县金融资源总量、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开放水平与该县县域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关系,其中经济增长对金融资源总量、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的弹性较大而对金融开放水平的弹性较小,作为反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则与经济增长正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这与临朐县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临朐县作为欠发达县份,其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吸引外资的优良项目,外资利用水平一直偏低,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作用于自身发展,因此表现出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开放水平较小的弹性;另一方面,在该县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包括农商行)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直接融资发展十分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因此出现了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间的负相关关系。综合“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认为以上进行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上文中提到的命题 1,即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与该县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协整检验可以验证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但却并不能证明其因果性,因此,为了研究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为了验证上文当中所提出的命题 2,本文将对  $\ln LGDP$ 、 $\ln LF$ 、 $\ln FMR$ 、 $\ln LDR$ 、 $\ln FO$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使变量序列满足格兰杰检验要求的平稳性,本文先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上文已证明了上述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并记为  $D\ln LGDP$ 、 $D\ln LF$ 、 $D\ln FMR$ 、 $D\ln LDR$ 、 $D\ln FO$ ,而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F - Statistic	Prob.
$D\ln L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LF$	3.72223	0.0392
$D\ln LF$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LGDP$	4.59941	0.0244
$D\ln L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LDR$	0.93256	0.4117
$D\ln LD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LGDP$	3.66320	0.0398
$D\ln L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FMR$	3.19733	0.0511
$D\ln FM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LGDP$	0.42920	0.7850
$D\ln L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FO$	3.28852	0.0451
$D\ln FO$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 LGDP$	1.06320	0.3661

注:以上检验建立在由  $D\ln LGDP$ 、 $D\ln LF$ 、 $D\ln FMR$ 、 $D\ln LDR$ 、 $D\ln FO$  构建的 VAR 模型之上,根据 AIC、SC 等准则所确定的之后期为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 $D\ln LGDP$  与  $D\ln LF$  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D\ln LGDP$  与  $D\ln LDR$  呈单向因果关系, $D\ln LDR$  是  $D\ln LGDP$  的格兰杰原因,而  $D\ln LGDP$  并非  $D\ln LDR$  的格兰杰原因; $D\ln LGDP$  与  $D\ln FMR$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D\ln LGDP$  与  $D\ln FO$  亦为单向因果关系, $D\ln LGDP$  为  $D\ln FO$  的单向因果关系,而  $D\ln FO$  并不是  $D\ln LGDP$  的格兰杰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检验的是  $\ln LGDP$ 、 $\ln LF$ 、 $\ln FMR$ 、 $\ln LDR$ 、 $\ln FO$  的一阶差分序列而并非原序列,但可以将其经济意义理解原指标的变动情况,因此本文认为对它们所进行的检验可以反映出临朐县的地区经济增长、金融资源总量、金融市场化水平、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开放水平之间如下的因果关系:临朐县金融资源总量与其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是金融开放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从“量”的方面来讲,以上结果无疑验证了命题 2,而在金融资源配置的“质”,或者说效率方面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由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受到一系列的管制,因此这个指标的提高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其本身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县域经济的发展无疑会给外资带来更多具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使其具有更强的投资动力,故临朐县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而该

县利用外资水平始终偏低,外来金融机构进驻较少,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极为有限,因此也就出现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开放水平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临朐县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化水平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本文认为这是由于目前临朐县的金融市场化水平过低,非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直接融资规模太小而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险业未能有效的服务“三农”,充分发挥合理分散、配置风险的作用,因而金融市场化发展未与地区经济增长实现期望中的良性互动。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与其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金融资源总量这一因素对于县域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已与其实现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但另一方面,该县薄弱的金融基础、落后的金融市场也限制了金融资源对于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金融资源的“质”的作用远远小于其“量”的作用,直接融资、保险市场等的巨大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于临朐县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可以推测山东省诸多与该县类似的内陆欠发达县份的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以期能够帮助相关县份更好地配置金融资源,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 (一) 扩大金融资源总量,防止金融资源外流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现阶段金融资源总量对于欠发达县份的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扩大金融资源总量摆在了首要位置。

首先,应当立足实际,将防止金融资源外流作为工作重点。要扩大县域金融资源总量,道路无非是两条,即开源与节流,这里的开源更多的是指吸引并涵养本县之外的金融资源,而节流则是指减少本县的金融资源外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家普遍更加重视开源而非节流工作,但事实上,当前欠发达县份的金融资源外流情况日益严重,其所导致的资金缺口已成为束缚经济增长的“瓶颈”,另一方面,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欠发达县份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高质量项目相对较少,因此从其他地区尤其是从较发达地区吸引金融资源难度是很大的。故而,本文认为应当立足于欠发达县份的现实情况,将防止金融资源外流作为工作重点。具体来讲:其一,通过政府的积极牵头以及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只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化境才能够涵养充足的金融资源;其二,引导中小企业、农户农民选择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资金回收快的好项目,提高经济实体的融资能力,为金融资源尤其是信贷资金提供良好的落脚点;其三,各级人民银行适当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权限内尝试构建县域信贷资金回流激励机制,尤其是信贷资金回流“三农”的激励机制,比如对从县域吸收的资金最低应投放本县的比例进行一定的规范和指导。

其次,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定义上来讲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包括支付体系、法律法规等在内的制度安排,而针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县域经济),这里所讲的金融基础设施则主要是指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服务终端等硬件设施。对于欠发达县份来讲,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通过盘活存量、充分动员沉淀资金来进一步扩大金融资源总量。而许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出于对经营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对于在欠发达县份拓展业务并不“感冒”,因此在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地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甚至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作用,可通过提供一定补贴和支持的方式引导它们深入农村开展业务,还可通过推广代办业务的方式提高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营业成本,提高其服务三农的热情。

再次,鼓励民间投资,盘活民间资本存量。部分县域之内的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投资项目与投资途径,这些资金或是闲置或是进入风险较大的民间借贷市场。政府及金融

机构应当适度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方式帮助这些民间资本通过正规途径投入再生产,或是通过允许和支持民资进入国有、集体企业及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方式拓宽其投资渠道,以求扩大金融资源总量,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二) 提高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效率

关于提高金融中介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讲,即金融中介自身与政府部门。就金融中介自身来讲,金融机构应当通过积极开展金融工具与服务的创新提高自身定价与配置资金的能力,通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优化,适时适度地扩大县级分支机构的权限,以提高其配置资金的灵活性。就政府部门来讲,应当适度运用投放科技支持资金、环保支持资金以及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引导金融机构逐利性资金流向发展潜力大、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大的优良企业、项目,使有限的金融资源发挥最大效能,将好钢真正用到刀刃上。

(三) 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高金融体系对风险与收益的配置能力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临朐县为代表的欠发达县份金融市场发展十分滞后,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很低,保险市场对于风险的分散与转移能力不足,金融市场没有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作用。要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必须改变落后现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首先,要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为有上市意愿的企业提供帮助,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到“新三板”、创业板甚至主板市场募集资金,同时鼓励合适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其次,要格外重视保险市场的发展,上文当中已经提到过,保险对于临朐县等多山农业大县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发展保险市场,引导保险服务走向三农,同时利用供销社、合作社等机构,组织农户开展互保,以弥补商业保险体系的不足。

(四) 积极扩大金融开放,“保质保量”吸引外资

欠发达县份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本地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上存在较多的缺陷,扩大金融开放,引入外来金融机构,有助于其扩大金融资源总量,并通过借鉴外部金融机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树立县域以外都是外的观念,欠发达县域本身金融基础较为薄弱,直接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驻的难度很大,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吸引全国性大型金融机构或其他地区金融机构上。其次,在推动金融开放过程中不要把目光局限在银行类金融机构上,应当更加重视证券、保险甚至担保、租赁等新型金融机构。最后,在吸引外来投资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投资的质量,外资对于临朐县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方面由于其利用外资水平还不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欠发达县域的招商引资尚属粗放,过度地强调了外资的“量”而非“质”。因此,在未来的招商引资工作中要从长远出发,引导外资流向对县域经济发展最有利的部分,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使其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SCHUMPETER J A.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2.

[3]胡彬彬.河南省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1.

[4]刘书娟,杨志文,雷有林.县域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灵寿县为例[J].河北金融,2013,(5):60-61.

[5]GOLDSMITH R. Financial Stern and Development[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6]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卢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邵伏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8]KING R,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 717-738.

[9]KING R,LEVINE R.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



(32): 513 – 542.

[10]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10):53 – 61.

[11]王志强,孙刚. 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2003(7):13 – 20.

[12]田树喜,恽晓方,王毅. 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400 – 405.

[13]史永东,武志,甄红线.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预测,2003(4):1 – 6.

[14]周波.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 财经问题研究,2007(2):47 – 52.

[15]周好文,钟永红. 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 VAR 系统分析[J]. 金融研究,2004(6):130 – 137.

[16]李广众,陈平.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 VAR 系统研究[J]. 管理世界,2002(3):52 – 59.

[17]白钦先.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18]易丹辉. 数据分析及 Eviews 应用[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19]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济南金融》编辑部课题组. 金融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02(6):79 – 86.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Resourc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inqu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ZHANG Zhiyuan, LI Donglin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An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Linqu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 long-term st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ancial resourc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the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Shandong inland underdeveloped counties represented by Linqu County while the total amoun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unty economy growth with a sound interac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ak financial foundation and the backward financial market restrain financial resources’ role in boosting country economy while the role of financial resource “quality” proves far smaller than that of “quantity”, and that the huge potential in direct financing and insurance market etc. wait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Keywords:**financial resource; economic growth; county economy;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openness

(责任编辑 高 琼)